

外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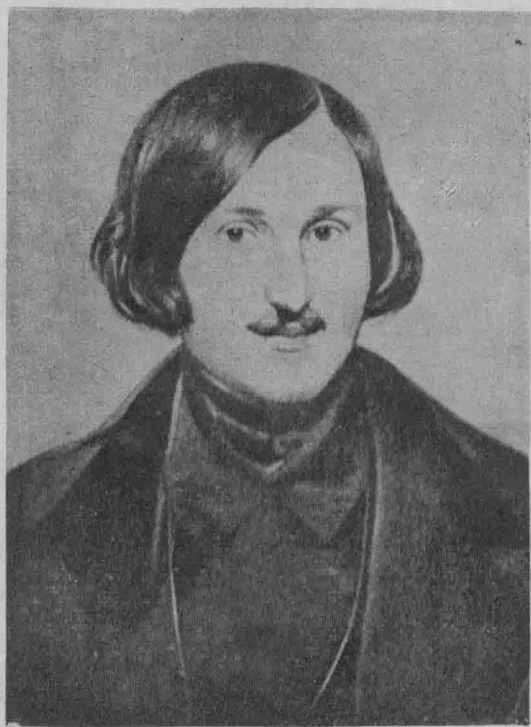
未名叢刊之一

俄國果戈理著

外套

韋 漱園 譯

司徒喬作書面



果 戈 理

序

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在世界一般讀衆的面前，博得了「偉大的」的尊稱。普希金 (A Pushkin) 和果戈理 (L. N. Gogol)，便是這偉大文學的最早建築人。倘若普希金是命運的驕子，帶着葡萄葉編就的花冠，臉上現着光明的微笑，作世界一切呼聲的回應，那果戈理帶的花冠却是荊棘織成的，他含着酸辛的眼淚，看着世間一切卑污在發笑，他是一個詠着俄羅斯民衆辛苦命運的歌人。俄國十九世紀批評家契爾墨舍夫斯基 (N. Tchernyshevsky) 稱他們一個爲詩藝之父，一個爲散文之父，這話並非虛誇。的確，沒有普希金的詩，寫不出一個全民族底光明的靈魂；沒有果戈理的散文，也寫不出一個

全民族底悲哀的心，他們並時產生，在實際生活的描寫上，好像是互相做着辯正。他們創作的共通點，是在能將那日常一般的生活更和文藝詩譚接近。在他們以前雖然也就有人，和房維瑩（Vorwiling），諾維珂夫（Novikov）等向這方面努力，但總沒有他們一般的這樣登峰造極的完成。

果戈理一生受普希金影響最大，然而在文學上，他却走的是自己的獨立的道路。到了果戈理，代替俄羅斯感傷派的寫實主義才有了真正的基礎。他將那民間的無意義的生活，官場的黑暗的情形，一句話，俄羅斯從未顯現過的真面目，幾乎沒遮掩地呈獻在俄羅斯全民衆之前，使他們，同時代的兄弟們，見到了這些，起所謂精神上意識着的悔悟，糾正，更新。他的每篇著作，都充滿了滑稽和諷刺底的意味。舊地主的主人公，普黑麗亞和阿凡那息，老夫老妻，

從來沒有夢想過什麼，每日只顧慮着廚房，柴屋等等；普黑麗亞臨死還替丈夫擔憂，倘若自己死了，這個老頭兒將要怎麼過活？戲劇巡按，也正是一樣的可笑，——雖然他所描寫的是另一種荒僻小縣貪財的縣長等聽見偽巡按快要到來時嚇得慌忙失錯的情形。其餘各篇，也都同樣滑稽動人。

據安迦爾特說：「果戈理的滑稽有一己的特性：這是純俄羅斯的滑稽，坦然靜穩的，在這裏面作者好像裝成傻子似的。他永是一致的，即在他所迷愛而寫的事物情況裏，從不改變自家態度。無偏是他的偶像。」這是真的。然而果戈理，有如俄羅斯一般偉大的作家一樣，或者這是偉大的斯拉夫民族性，他從不曾冷然地將他所描寫的人物，單獨置在一類難爲情的境界裏。外套的主人公，阿加克維奇，在說着「莫動我！你爲什麼欺侮我？」的言語中，却

響動着異樣的音調：「我是你的兄弟。」從這里我們正可以看出作者創造的真正態度來。

還有：小說，喜劇中的滑稽，在文學上是有一種特殊價值的。笑是一種強的力：牠能使那在世上不怕一切的人，對牠不能不生出畏懼心來。有了牠，那種卑污不自覺的人，可以起生活上的懷疑，反顧一顧自己，看見別人的污點可笑，也正能憶到自己的缺憾未必不招人鄙夷。果戈理是先明白了這一層，然後更努力從事於創作的。他是社會缺陷的良醫。他說：「在冷笑的深裏可以尋出永久熱愛底火花，在世上常常流出深沈的心淚的人，他大概比一切人更愛發笑。」的確，果戈理是笑盡了同時代的人，然而他同時也愁苦於人們道德的淪亡，——有誰能說他不替同時代的人更嘗到了生活的酸辛而希冀着大眾走上了更新的路呢？

他一生最大的傑作是死靈，前後歷有十七年之久，終于尙未完
成。他想在三部死靈中，劃出三個俄羅斯來，有如坦丁（Dante）的
神曲：地獄，淨土，天堂。一幅死的王國底陰森可怕的畫圖，第一
部死靈完成了；第二部，在他死前不久，爲一己的內心懊惱，深夜
時候，喚醒小兒，同到書齋，却將那即待付印的謄清稿本燒去了，
現在祇剩一些殘篇；第三部當然是更談不到了。他想寫出快樂的，
健全的，一些純潔無疵的「活的靈魂」，顯現給現時過着愁苦的，
病態的，陰森到萬分的生活的兄弟們（也就是第一部死靈中人物），
然而却寫不出，——這雖說爲他不曾稟賦這種天才，可是數百年來
農奴制度形成的十九世紀俄羅斯背景，却至少也是主要原因。

不過果戈理在俄羅斯文學中，也並不如一般人所設想的「包羅
一切」的偉大。他的意義，只在完成了文學運動底「舊時代」（指

四十年代以前而言）。俄羅斯十九世紀初期前後的文學，是傾向兩種目的的：一是想將言語和形式治鍊得顯活，適用；一是想將以前虛空玄妙的描寫移到實際，在這兩方面，果氏都遺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俄國的名作者，如著家庭瑣聞的亞克撒珂夫（S. Aksakov）寫罪與罰的陀思妥夫斯基（F. Dostoyevsky），都受他很深的影響，正是顯明的例。「含淚的笑」底這種精神，也祇有在這種言語和形式的運用裏，才能表現得活躍，動人，澈底。然而在這後面所缺乏的，便是俄羅斯四十年代（1841—1850）以後所特有的那種「社會理想」。有了這種東西，俄羅斯的文學，在煩悶苦惱着的歐羅巴，才放出異樣光芒而博得大眾的歡迎。他和普希金（A. Pushkin），列爾孟託夫（N. Y. Lermontov），曾以獨到的筆鋒，犀利的天才，使西歐的讀衆驚奇，歎賞，然而却不能如都介涅夫（I. S. Turgenev），托爾斯泰（L. N.

Tolstoy)，陀思妥夫斯基，好像時代思想的前驅一般，受得全世界的人傾倒，膜拜。——這原因正由於果氏智識修養之不足。

我現在譯出的這篇外套，其價值正也如我上文所說。不過在他短篇作品之中，這一篇在心理方面描寫得要算更複雜，更緊湊，更有力些，其讀後給人印象也更深刻。主人公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知識簡陋極了，一生除抄寫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也惟抄寫他纔能幹得；上司想提升他的官，叫他做一點別的事，他却流了一頭汗，終之說道：「不行，不如給我謄抄一些什麼倒強些。」從此他便永遠抄寫。制服破爛得裁縫都不能補了，沒法，只好將飲食上最低的必需費減省，忍飢挨餓過了數月，把積下的錢和節賞湊合在一起，製了一件新外套，然而外套穿不到幾天，夜間行經廣場却被人剝去了，依好心人的勸告，想尋出失去的衣服，便去會一位關老，可是

闊老的一頓責罵，加以彼得堡的壞天氣，竟將我們可憐的書記送進墳墓中去了。在每個讀者，讀到此處，當以為可以結束了，然而世人好像報答阿加克從不為人所注意的一生一樣，竟哄動了全城：到處爭着傳說有一個死官吏夜間在外面剝外套。呵，呵，這是如何陰森的一幕空幻的悲劇啊！我們讀後雖然也發笑，然而在這笑了之後，豈不卽時就感到一個人一生的悲苦的命運麼？並且這種惡運似乎也正在照臨着現世界的人們。

明顯地受外套影響的，是陀思妥夫斯基的窮人。倘若將外套的主人公阿加克和窮人的主人公馬加爾在一處相比較，他們雖然同是安於一己的生活，然而在精神的關係上，阿加克却顯見得低微的多了。他的一生思想，幾乎出不了暖外套；馬加爾是一個覺出「自我」存在的人，不但如此，他還能在極貧苦的狀態裏，助和他一樣

苦的姑娘，犧牲求愛，他具了偉大的精神和人性的本能，這在阿加克是沒有的。然而這也許由於兩個作者年齡不同而寫出各異的人物來罷？果氏寫成外套，已在生活的晚期，人物自然更顯得悽慘，沈重些。陀氏寫成窮人，是他著作的生涯初開始，而且他也只有二十四歲。不然，那就很難說，因為這兩篇東西都是四十年代的作品；外套寫於一八四〇，窮人成於一八四五，前後相差約只五年，我想時代的關係當然是未必很大的。

本書承露野和 Polevoy 先生許多幫助，這是應該感謝的。

一九二六，七，十。素園寫于北京。

本篇參考的書：

- 一 撒沃得尼克：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史畧（一九一一年，莫斯科出版）；
- 二 司卡彼契夫斯基：最新俄國文學史（一九〇六年，彼得堡出版）；
- 三 安迦爾特：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第一卷（一九一三年，彼得堡出版）；
- 四 黎沃夫洛加契夫斯基：最新俄國文學史畧（一九二五年，列寧堡出版）。

在司裏……但是不如不說在什麼司裏爲好。沒有比各種司呀，團呀，辦公處呀，一句話，各種的辦事機關更愛動怒的了。現在每個私人都認侮辱自己就是侮辱全體。有些人說，最近不多時，有個縣令遞了一張呈子，我記不清，他是那一城的，在這呈子裏，他明白稟說國家律令淪亡，他的聖名無用；爲證明這事，他隨着呈子附上一大本傳奇，每隔十頁，縣令就要出現，有些地方甚至于完全顯出昏樣。

那麼，爲避免一切不快起見，現在所要說的司，不如就稱之爲某。司好了。那麼，在某。司裏有一個官服務——官不能說是很了不得的：身體矮小，臉有些麻，頭髮微紅，兩眼看來甚至有些眯

晞，額頭上光了一小塊，兩頰有皺紋，臉上有那種被人呼爲痔瘡的顏色……有什麼辦法呢！彼得堡氣候的過錯。至于關於品位（因爲在我們這裡是要得首先表明品位的），他是那一般人所謂的永久九品官，大家都明白，有些著作家，以攻擊那些不能還咬的人的可嘉的慣例，對於他們業已盡量地奚落打趣了。

他姓巴什瑪金（Bashmachkin），這個名字顯然是來自「巴什瑪克」（Bashmak，意即輕皮鞋）；但是在什麼時候，是那一點鐘，怎樣來自「巴什瑪克」，這層是一點也不清楚。父親，祖父，甚至內兄弟，以及所有姓巴什瑪金的全穿長皮靴，一年不過換兩三次前掌。他的名字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Akaky Akakiyevich）。也許讀者覺得牠有些奇怪，以爲是故意捏造的；但是能够使你相信，這並非捏造，却自然而然地遇到了這樣情況，給他另一個名字無論如何也不行，並且

這件事發生正是這樣。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是生在傍晚，倘若只要記性沒變更，是在三月二十三日。去世的母親，官太太，一位很好的婦人，把應該準備的全辦妥了替孩子施洗禮。那時她還躺在向門的床上，右手站着教父，高貴的人，在元老院充當書記長，伊萬伊萬諾維奇耶羅什金(Ivan Ivanovich Eroshkin)，和教母阿林那色綿諾夫那柏婁卜留什珂瓦(Arina Semyonovna Bielobriushkova)，巡官的太太，具有少有的德性的婦人。他們將三個名字擺在產婦面前，讓她隨意選一個：毛克雅，(Mokiya) 索習亞 (Sossiia)，或者小孩就叫殉教者郝達紮特 (Khozdazat) 的名字。『不行，』亡婦想了：『都是這樣的名字。』爲想使她稱心，他們將曆書翻到別的地方——又出來三個名字：特里費力 (Trifily)，杜拉 (Dula) 和瓦拉罕西 (Varakhasy)。『噢，這懲罰！』老婦

人說了：『都是什麼名字！我實在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要是瓦拉達特 (Varadat) 或瓦盧赫 (Varukh) 倒也罷了，他却是特里費力和瓦拉罕西。』他們翻到另一頁，出來了巴烏西迦黑 (Pavsikakhy) 和瓦赫基西 (Vakhtisy)。『呵，我明白了，』老婦人說道：『顯然是命該如此。既然這樣，不如將來就隨着他父親的名字叫罷。父親叫阿加克，兒子也就是阿加克好了。』這樣就發生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他們施洗孩子，他因此哭了，並且做出這樣的苦臉，好像已經預感到他將是九品官似的。你看，一切便是這樣發生出來的。

我們提到這，是因為想使讀者自己能够看見，這回事的發生純粹是不得已，無論怎樣不能替他另起一個名字。在什麼時候，是那一點鐘，他進到司裏，誰個委任他的，這層任何人也不能想起來。司長以及各種長官無論換了多少，大家看他老是在那一個地方，情